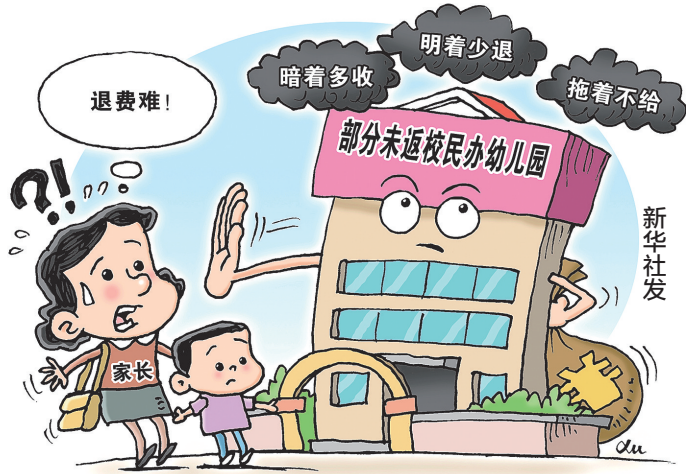


暗着多收、明着少退、拖着不给……

部分民办幼儿园为何“退费难”



新华社发

当前正是各地幼儿园秋季招生报名如火如荼之时,但近来部分未返校民办幼儿园退费难问题却让家长闹心。此前教育部已对疫情防控期间相关问题作出要求,但仍有部分民办幼儿园存在违规收费、不依规退费问题。相关幼儿园“退费难”问题根源何在?纠纷背后有哪些风险?如何促成家、校、社会多方共赢?记者展开调查。

聚焦纠纷 仍有民办幼儿园“顶风”违规收费

“幼儿园班级,退还本学期保教费的60%……”北京市新英才学校近日发出的退费通知内容引发部分家长不满。

“上学期我们就预缴了下半年保教费11万元。这学期孩子一天学没上,幼儿园却要收取40%。”学生家长王女士说,家长在本学期开学前就提出了退园,按照合同约定应100%退费。另一位家长张女士说,她于今年3月预缴了16.8万元保教费,提交退费申请后至今未收到退款。

校方表示,疫情期间学校仍有维护运营、后勤服务等开支,因

此不能全数退费。

此外,张女士告诉记者,学校还以运营保健室、设备折旧、保险费用等名义向学生收取“杂费”每人4000元。“孩子都没到园,费用从哪来?”经粗略计算,相关费用金额百万元。

校方还建议家长不要申请退回预缴保教费,否则下学期将无法享受相关优惠。

记者了解到,不仅在北京,成都、合肥、呼和浩特等地也存在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退费难”问题。有幼儿园仅退还本学期学费的50%至

60%;还有的不予退费,直接充作下学期学费;另有部分则口头承诺退费,实际以疫情期间尚未办公、账上没钱等理由反复推迟退费时间。

此前,教育部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曾发布预警,强调未开学或未开课不得提前收取学费(保教费),未住宿不得提前收取住宿费。已按学年收取的住宿费,应根据实际住宿情况合理确定退费办法。学校不得借疫情防控名义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违规乱收费。

透视原因 民办园“退费难”的多重因素

记者梳理发现,除教育部要求外,北京、天津、山西等多地教育部门对退费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专家认为,“退费难”问题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被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民办幼儿园预收费痼疾仍存在,增加了退费风险。“虽然教育部门规定保教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但多数私立幼儿园仍实行学费预缴制、预收入园押金(即名额费)等方式来稳定生源,加快资金回笼。”一位民办幼儿园园长向记者透露。

另外,疫情期间,家长与园方围绕“上网课到底算不算孩子上了课”发生争议。有部分园方以

给孩子“上了网课”为由,不予全额退款。

记者还发现,“经营难”加剧了民办幼儿园“退费难”。据了解,此次疫情中,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的生源受影响较大。一些地方复学后,不少家长因安全、经济等原因退园,导致招生情况普遍不理想。

记者在成都市天府新区、成都市高新区发布的2020年幼儿园小班招生空余学位名单上看到,最多的空缺学位数有130多个。往年需要提前一两年“占位”的几所热门民办园,今年普遍空缺二三十个名额。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

学前教育专家杨志彬告诉记者,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当前经营困难问题十分突出。

成都一名办园者王女士称,据当地标准,民办普惠园能享受政府给予的更多相关补助,不少因此解了燃眉之急。但民办非普惠园能享受的补助则非常有限,她开办的一家此类园虽然能享受减免5个月社会保险单位缴费等优惠,但仍难维持经营。

“咬牙撑到9月,如能正常开园,就还有生机。”多名幼儿园举办者表示,但若疫情导致秋季开园招生情况不佳,机构萎缩甚至倒闭恐在所难免。现在手里多一分钱就多一分希望。

寻求共赢 切实维护家长权益 支持民办园渡过难关

多名专家表示,民办幼儿园直接关系到我国幼儿就学率高低。据教育部数据,当前民办幼儿园幼儿在园人数超过2600万人。

“民办学前教育承担着全国55%在园儿童教育和培养的任务,这其中一大半又是民办非普惠园。”杨志彬表示,如果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因阶段性经营困难大量关停,将可能直接损害适龄儿童就学的重要权利。“应设法帮助民办园渡过难关,避免给家长和社会造成更大损失。”

对于维护家长合法权益,北京朝阳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律师万欣认为,园方应根据主管部门

规定将预收取的保育、教育、伙食费、杂费等相关费用退还至学生的监护人。“园方困难应合理考虑,但不能违法转嫁给家长,这是寻求共赢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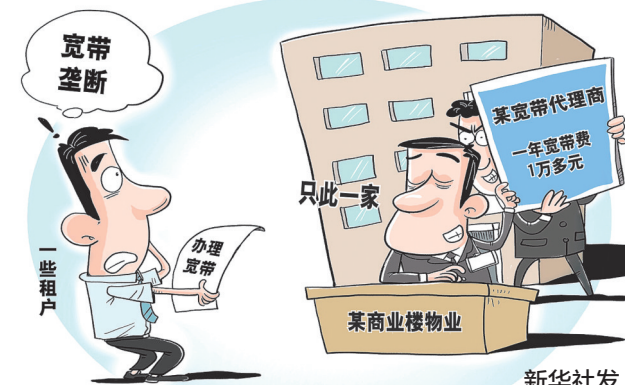
对于家校之间的法律纠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邓青菁认为,网课等灵活方式授课确实提供了教育服务,园方亦可据此与家长再行约定收取适当费用,但不应认为是履行了原合同。山西省教育厅等多部门明确规定,“学校通过在线教育、疫情结束后补课等方式完成教育教学计划,可不退学费”这一规定“不含幼儿园”。

对于部分民办幼儿园经营困难,杨志彬建议对相关民办园的补贴应更多倾向以学位数、教师数等为依据实施。

成都市锦江区小天使幼儿教育集团董事长冯流英等人建议,疫情期间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民办非普惠园的金融支持力度,拓宽相关机构贷款路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切实维护学员家长合法权益的同时,政府应考虑为相关幼儿园提供更具长期帮扶效应的措施,这样更有助于维护社会教育资源的系统性稳定。据新华社

一年宽带费1万多元! “提速降费”谁在“卡脖子”?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通过正规营业厅办理家庭宽带,300兆带宽网络每年只需1000多元;但在写字楼网络中心只能办理企业专线,10兆带宽每年就要1万多元……

宽带服务“提速降费”是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强调并努力的方向。“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作出如上表述。

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工业园区、商业楼宇的宽带“终端价格”并未下降,物业、代理商成了“提速降费”的“肠梗阻”。

顽疾难治: 宽带接入猫腻多

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商务楼宇宽带垄断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基础电信企业等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达成任何形式排他性协议或约定,保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

整治之后,为何宽带垄断问题仍然难以根治?

“所有的宽带线路进入企业用户都要通过楼宇的管道,物业只要不愿意让一家服务商进入楼宇,可以用若干种方法来设置障碍。”长期关注该问题的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滕立章说。

——建设初期就签订排他协议。在石家庄,部分写字楼建设方在建设初期就选定一家电信运营商作为独家合作伙伴参与写字楼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签订排他协议。石家庄市金石工业区内有200多家企业,其中一家网络公司作为联

通代理商垄断了园区内的宽带业务,想要办理其他运营商的宽带比较困难。

——物业巧立名目向网络接入服务商、企业用户收取费用。比如,有的物业会向网络接入服务商收取入场费、弱电管井占用费、施工监管费等;有的物业在新的企业用户入驻时,以通信网络不全为由,让该企业用户重新“走”一遍线路,并且指定相关公司施工,收取一笔施工费用。

——验收以及后续环节监管不到位。一些建筑项目竣工时,主管部门验收时并未对宽带接入问题进行严格检查,对宽带接入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不大。

“对于宽带接入问题,多地通信管理部门及住房建设管理部门作为监管方都发布了规范性文件。上述这些做法违反了宽带接入的相关管理规定,未能保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滕立章说。

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

“受疫情影响,我们生存压力很大,一些业务没法顺利开展。不希望高额的宽带费用成为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润江慧谷大厦里一家企业负责人呼吁,希望有多家可供选择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尽快打通“提速降费”的“最后100米”,让中小企业真正享受到“提速降费”的红利。

采访中,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企业纾困政策需要落实落细,期盼规范商务楼宇宽带接入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